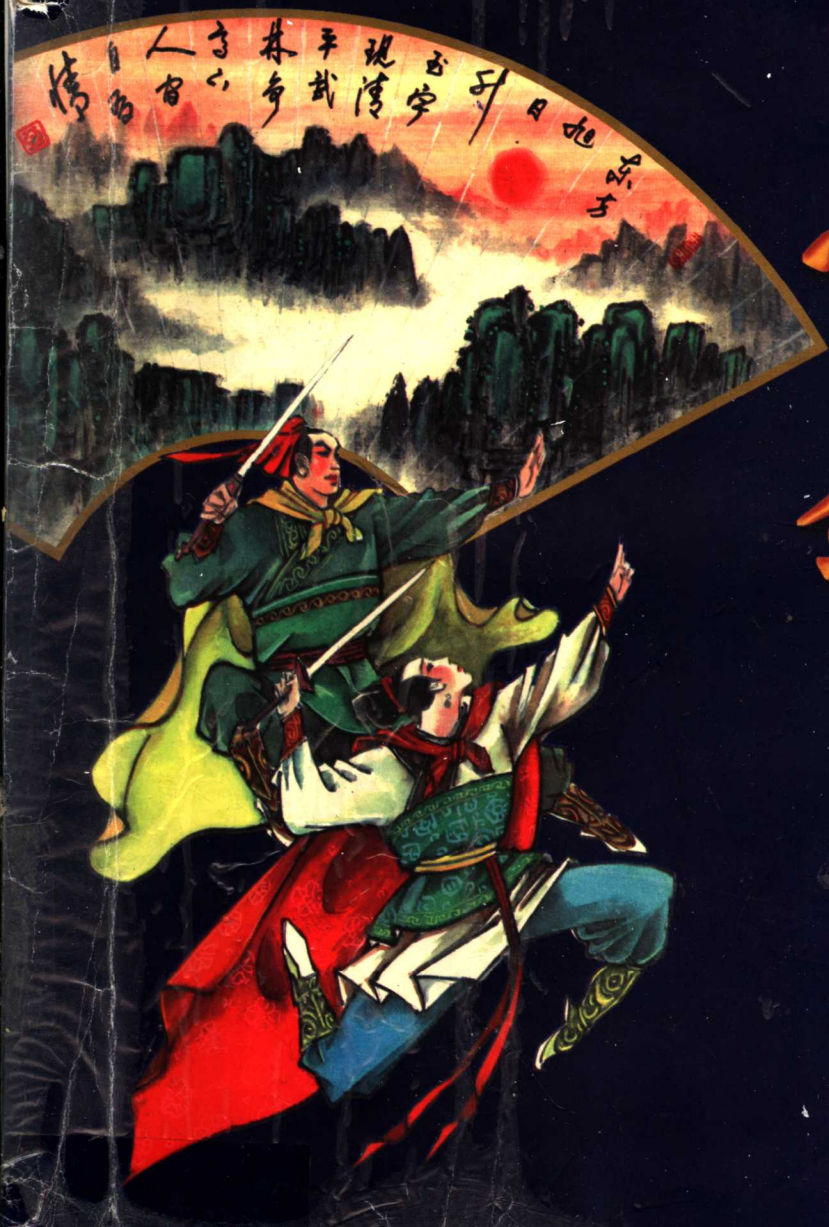


东方玉作品全集

同心劍

東方玉



同心剑

东方玉 著

上

海南(三环)出版社

内容简介

武林无静日，江湖起狂澜。

在莽莽武林中素有声望和实力的九大门派，如今也祸起萧墙，人心惶惶，不约而同接到了一封无名请帖，限各门派某日三更以前赶往泰山碧霞宫，并在三月内自行解散，逆行者亡。同时，享誉极隆的武林四老已有两位相继猝死，江湖上谈虎色变。因突发之事无一不与彩带有关，它使武林中人想到了几十年前便排名魔榜之首的彩带魔女。

岳小龙初入江湖，涉岛救母，在铜沙岛朱衣门的开山大典会上，眼看九大门派名震武林的剑法，悉数在朱衣门门人的手下破解，无不惊奇，九大门派在江湖上已失去了制衡作用，貌视风平浪静的中原武林正隐藏着一场凶劫。

彩带魔女为了查明事实真相，为了阻遏这场杀劫。邀约了武林中素负盛名之士，前往铜沙岛。然而却泥牛入海，消息全无。

岳小龙遵彩带前辈之嘱，登临“会仙府”求得“同心剑”法率同彩带门人，跨海再战群魔。赶往铜沙岛，谁知岛上已是一片荒野，四处断墙残壁，各派高手连同盛极一时的铜沙岛朱衣门都消失无踪，留下的是一串串不可解的迷……欲知后事，请君再看“无名岛”。

目 录

第一章	东岳疑云	1
第二章	无头公案	28
第三章	夹缠不清	59
第四章	彩带女郎	89
第五章	突生奇变	106
第六章	略现端倪	130
第七章	诡遇奇逢	158
第八章	任重道远	187
第九章	深入虎穴	206
第十章	远涉铜沙	235
第十一章	奕仙传艺	256
第十二章	开山大典	285
第十三章	耀武扬威	308

目 录

第十四章	惊人发现	331
第十五章	逃出魔窟	355
第十六章	阴风透骨	379
第十七章	金刀解厄	403
第十八章	荒园喋血	426
第十九章	老虎嬷嬷	452
第二十章	力战群魔	480
第二十一章	彩带仙子	502
第二十二章	崂山示警	525
第二十三章	疯道奇招	548
第二十四章	神医遇害	568
第二十五章	恶贼受挫	593
第二十六章	天魔教主	621

第一章 东岳疑云

腰间双绮带，系剑结同心——古诗——

这是二月初头，东风料峭，清晨，更觉得春寒凛烈！

一名十七八岁的青衣少年，大清早就一个人蹒跚的朝山脚行来。

泰山，已经到了！

他仰脸望着高耸入云的巍峨山峰，口中低低说道：“娘说：云步桥一年四季都被白云弥漫着，走在桥上，如步云中，那是在很高的地方了！”

江湖上人，纵然不曾到过泰山，但泰山云步桥，可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是因为泰山云步桥住着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武林四老中的泰山云中叟。

青衣少年刚走到山下，正举头仰望之际，突觉有人从身后掠出，抢在前面，朝径上飞奔而去！

那人擦身而过的一瞬间，青衣少年耳中依稀听到一声低沉的冷笑，心头不觉一怔，急忙举目瞧，那人已经到了十几丈外，转眼就在山林间消失，这一瞥之下，看到的只是一条灰影，似是一个身穿灰衣的汉子。

青衣少年暗暗赞叹了一句：“好快的身法！”

名山大川，尽多异能之士，他自然不在意下，自顾自往

第一章 东岳疑云

山上走去。经过斗姥阁，山径迂迴，渐渐逼仄，两旁苍松翠柏，都是数百年以上之物，浓荫如墨！

青衣少年正行之间，忽听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之声，由远而近！

忽然有人大喝一声：“还不让开？”

喝声入耳，冷不防肩头被人重推了一把，两道人影，急步如飞，打身边擦过，奔了出去。这两人一身墨色劲装，背后各自背着一柄钢叉，步履轻捷，一望而知两人的武功全非弱手。

青衣少年站定身子，心头不觉有气，剑眉一扬，正待喝问！陡然间，他想起娘临时再三告诫的话来：“孩子，泰山离咱们这里，迢迢千里，你又是初次出门，最使娘不放心的是你练成一身武功。一个人行走江湖，切忌锋芒太露，凡事都要退让一步，就天宽地阔，千万不可和人家有意气之争，免得为娘挂念……”

想到娘的叮嘱，青衣少年满腔怒气，登时平了下来，再看两个汉子，已经健步如飞穿出林去。

青衣少年不觉也加快脚步，循着山径走去。堪堪转过山腰，陡听前面山林间，传出两声凄厉惨嚎。

空山寂寂，这惨号之声听来特别刺耳，青衣少年蓦的一惊，觉得声音来处，似在前面不远，心中不觉一动，暗想：“莫非就是刚才过去的那两个汉子？”

哪知这一凝神谛听，却又寂然无声，好像根本没有方才那两声惨叫之事一般！心中不觉大疑，这两声惨叫，必有事故！他循着惨叫声处，一路寻去，行了不到半盞热茶的工夫，但见数丈外一片松林前，弃置了两柄叉，正是刚才两个劲装

汉子背在肩上之物。

疏朗朗的松林，但闻轻风生啸，不见一个人影，心中更觉疑窦业生。这两人既已取下兵刃，自然和人动上了手，但地上丝毫看不出打斗痕迹。

即以方才两声惨叫来说，该是身负重伤之后所发，自己闻声寻来，前后不过盏茶光景，这条山路，一望无遗，兵刃弃置于地，那么人呢？

正在沉思之际，突听身后又有一阵轻快的脚步声，传了过来！

青衣少年忍不住回头瞧去，只见一个背负长剑的中年道士，急步而来，越过自己，朝林前奔去。

青衣少年暗暗忖道：“这些人走的这般匆忙，不知……”

念头还未转完，那奔近林前的道士，突然间口中惨号一声，身子随着起了一阵颤动，往地上倒去。事出仓猝，青衣少年和他相距不过五六丈远近，他只依稀看到林前地上似乎扬起了一阵尘土。

那也许是道士走的太快，衣袂飘风刮起来的，除此之外，就别无所见，但那声惨号，却和先前听到的两声，极相近似，那是人类在极度惊怖中发出来的哀鸣，听来惊心动魄，刺耳已极！

青衣少年不禁吃了一惊，暗想：“难道他是中了人家暗算？”

正待纵身掠去，哪知目光一注，不禁瞧的他毛骨悚然，目怵心惊！原来那中年道士扑倒地上的一瞬之间，只见他手足牵动了几下，一个人就逐渐小了下去！

那好像是雪人遇上了太阳，在渐渐融化，最先是露在衣

服外面头手等处，逐渐化落，只剩了一袭遗蜕——道袍，和道袍上面压着的一口宝剑。渐渐连道袍、剑穗和缚剑的带子也化去了，现在留在地上，已只有一柄连鞘的长剑了。

就算是雪人，融化了之后，也会留下大滩雪水，但中年道士如此这般的化去，地上连一点血水都没流出，就尸骨全消，毛发无存。

生似根本没有这个人经过，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一回事一般！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之事，除非目击，谁也不会相信。

青衣少年瞧的目瞪口呆，手足凉冷，这幽静的山林之前，还在大白天里，朝阳普照之下，刹那间，竟似变成了阴森诡秘的鬼城！

他望着遗留在地上的一剑双叉，暗暗忖道：“是了，方才那两个汉子，也是这般化去的了，难怪等自己循声赶来，已经瞧不到两人的影子。”

突然他心中一动；莫非这林下这片地上，有什么古怪不成？当下俯身拾了两块山石，对准那道士倒下化去的地上，抖手奋力掷了过去，一面凝足目力，仔细察看。

两块山石，打在黄沙上，发出嗒嗒两声轻响，飞溅起一蓬泥沙，哪有丝毫异样？

“这是自己必经之路，如今已经连续有三个人无声无息的化去，那么自己是否仍要过去呢？”

他怔怔的站在数丈开外，面对着林前这条相当平坦的黄泥山径，实在想不出前后三人走到哪里，会突然发出惨叫，和迅速消溶的道理来。自己既然亲眼瞧到了怪事，自是不愿以身试险，但也不甘不明不白的就此离去。

就在他逡巡之际，只听身后有人呶呶尖笑了两声，说道：“小娃儿，一个人跑到山上来，是在生谁的气？”

敢情此人老远看到了青衣少年奋力投石，还当他心头有什么气愤。

青衣少年回头瞧去，这说话的是一个满头白发，腰背已弯的老妪，手里拄着一支朱红鸠杖，杖上挂了一只“朝山进香”的黄布袋，颤巍巍的走来，斜睨了自己一眼，缓缓朝前行去。

青衣少年怔的一怔，暗想：“自己一身内功，听娘说已快有八成火候了，怎么连一个老婆婆到了身后；都会一无所觉……啊，不好，她……”

他来不及多想，猛地一个箭步，迅快的跑到了老妪面前，急急说道：“老婆婆，前面不能去。”

白发老妪一下被他拦住了去路，不觉脚下一停，一手支着鸠杖，沉声道：“为什么不能去？”

声音尖得有些刺耳，这口气，分明是会错了意，别瞧她人已七老八十，气可着实不小！

青衣少年和她这一对面，才看清这位老婆婆生成一张鸠脸，嘴尖如喙，两腮皮肉下垂，随着她身子，还在不住的颤动。尤其两颗眼珠，小得如豆，似笑非笑的盯住自己，隐泛绿光，使人一瞧就知道她这是不怀善意的狞笑！

青衣少年只觉打心底冒起一股凉意，脚下不禁后退半步，暗想：“天下竟然会有这么丑恶的老妪！”

白发老妪瞧着他呶呶笑道：“你认出老太婆是谁了吧？”

青衣少年道：“在下不认识。”

白发老妪奇道：“小娃儿，你连七太婆都不认识？”

第一章 东岳疑云

她口中之意，好像天下人都非认识她不可。

青衣少年道：“在下初来泰山，自然不认识老婆婆了。”

白发老嫗点点头道：“那你就不知道冲犯老太婆的人，该当如何了？”

青衣少年道：“在下叫住老婆婆，原是一番好意，因为前面过去不得。”

白发老嫗道：“去不得？为什么去不得？”

青衣少年道：“前面林前，方才顷刻之间，已经死了三个人，而且尸骨尽化，毛发无存。”

白发老嫗两腮一阵颤动，瞥了地上三件兵器一眼，道：“你亲眼瞧到了？”

青衣少年把方才遇上之事，详细说了一遍。

白发老嫗眼中绿光暴射，点点头道：“有这等事？好，小娃儿，你敢不敢跟我老太婆过去瞧瞧？”

青衣少年瞧她目中神光如电，心头暗暗一楞，忖道：“原来这位老婆婆真人不露面，光看她眼中神光，内功修为，已达上乘境界！”一面迟疑问道：“老婆婆有把握……”

白发老嫗没待他说完，呷呷尖笑道：“小娃儿，你跟在七太婆身后，保管伤不了你一根毫发。”

说完，颤巍巍的策杖朝前行去。

青衣少年眼看白发老嫗朝前走去，也不由自主的跟了过去。

白发老嫗走的甚是缓慢，此刻朝阳初升，斜斜的照在山林之前，白发老嫗人还未到，她的人影已经照在她面前七八尺远处。

渐渐接近！就在此时，只听嗤的一声，一片金黄细沙，突

然从地上激射而起！

这当真合了说时迟，那时快，那片细沙堪堪射起，好像就被一股无形潜力压了下去，无声无息的洒落地面。

青衣少年暗中留神着白发老姬，只觉她根本连手都没抬一下，心下暗暗惊凛：“莫非这位老婆婆已练成了护身罡气一类功夫？”

白发老姬发出一阵得意的刺耳怪笑，回头道：“小娃儿，你现在相信了吧？”

话声出口，左手一抬，从大袖中伸出鸟爪般五指，朝地面上虚虚作势，抓了一把。这一抓不打紧，但见一阵旋风过处，竟然把地上砂土，抓了一个窟窿。

青衣少年不觉大吃一惊。突然间，沙堆中飞起拳头大一团黑影！

白发老姬哈哈笑道：“七太婆面前，你还想逃？”

右手朱红鸠杖轻轻一撩，“拍”的一声，把那团黑影，击落地上。

青衣少年急忙举目瞧去，只见好是一个黑色的东西，背负厚甲、腹生六足，阔头尖喙，丑黑如狐，此时霎着两颗绿头似的眼珠，拱伏不动。

白发老姬尖笑道：“好家伙，你现在怕了？别怕，别怕，老太婆把你带回去，正好给小孙女玩。”

弯下腰，一手把它捉了起来，往“朝山进香”的黄布袋中，塞了进去。

青衣少年看得大奇，这东西只有拳头大小，难道方才害死三个人的，就会是它？心中想着，不觉抬目问道：“老婆婆，这是什么？”

第一章 东岳疑云

白发老姬笑了笑：“这是久已绝种的射工，养到这么大了，少说也有百年以上，大概是黑石岛的徒子徒孙，把它带出来的。”

青衣少年道：“它能杀人？”

白发老姬侧过脸来，尖笑道：“你方才不是看到它含沙射影，杀了崂山门下的小道士？”

青衣少年道：“它既是害人的东西，老婆婆留着何用？不如把它弄死了的好。”

白发老姬双腮鼓动，说道：“老太婆的小孙女，就喜欢稀奇古怪的东西，她看到了，不知该有多么高兴呢！唔，小娃儿，你这件功劳着实不小！”她伸手从怀中掏出一个磁瓶，倾了萁豆大一颗药丸，随手递将过来，说道：“快把这药丸吞了。”

青衣少年接到手上，忍不住问道：“老婆婆，在下可是中了它的毒么？”

白发老姬呷呷笑道：“射工喷出来的沙，奇毒无比，你沾上了，早就和崂山小道士作伴去了，还等得到现在？”

青衣少年道：“那么在下……”

白发老姬不耐的道：“你是撞上了老太婆的阴风透骨，一个时辰之后，就会全身僵冻而死，给你解药，还不赶快吞服？老太婆要找小孙女去了，没时间和你罗嗦。”

说完，自顾自策杖而去。

青衣少年听她说出自己撞上了她阴风透骨之言，不由想起方才见到她的时候，果然觉得身上透一丝寒意，暗暗忖道：“原来她一见面，就对自己暗下毒手……”

想到这里，心中不禁有气，猛地抬起头来，哪知就在自己转了个念头的工夫，白发老姬早已走的没了踪影。

“娘说的不错，江湖上果然人心叵测，自己原是一番好意，差点就不知不觉的送上了性命！”

青衣少年运气一试，果然发现内腑之间，已被一股阴寒之气所侵袭，任你运功行气，依然驱之不散。心知白发老姬说的不假，此种阴毒功夫，看来非她独门解药不可，当下就把手中药丸，纳入口中，一面在树下坐了下来。

约莫过了盏茶时光，再一运气，体内寒气，消解得好快，业已荡然无存，这就起身朝山上走去。经过迴马岭、二天门、石经谷、走上快活三，这是泰山道上最平稳的一段路了。

青衣少年吁了口气，看看天色，已过中午，他方才问过伏虎庙的僧人，知道只要走完这三里半路，就到云步桥了。

一面从身上取出干粮，边走边吃，一面领略着山色风光。走了一回，耳中已经可听到云步桥的瀑布声，趁着风势，从上面隐隐传来，心头一喜，脚下也同时加紧，直向峰上奔去。

登上御帐坪，但听洪洪水声，已在脚下，这是一道横在峰与峰之间的深涧，一道匹练似的瀑布，宛如玉龙倒挂，直注壑底。山涧中白云弥漫，深不见底，一条石梁，从临壑悬岩直向对岸伸去，不知相隔究有多远？

云步桥，终于到了！

他想起临行之前，自己问过娘：“孩儿见了云中叟老前辈，该说些什么？”

娘笑着说：“不用多说，你只要把娘交给你的东西，双手呈上，云中叟老前辈自有交待，人家是武林中的老前辈，他说什么，你就听着，千万不可多问，别让人家笑咱们岳家出去的孩子，不懂规矩。”

他伸手摸摸贴身收藏的布包，举步朝桥上走去，白云迷

第一章 东岳疑云

茫，山风凛冽，身临绝壁，听到的只是震耳欲聋的洪洪水声，说惊险，也着实够惊险。但青衣少年家学渊源，一身武功，已得乃母真传，提气而行，眨眼工夫，便已到达对崖。

举目瞧去，只见一片松林之间，果然有三间茅舍，依山而起，那自然是云中叟隐居之所了。

青衣少年不敢怠慢，整了整身上衣衫，缓缓走近门前，只见两扇板门，并没掩上，显见云中叟没有外出。

茅屋里面，看去十分简陋，只要略一打量，便已一目了然，除了中间一张木桌，两条木凳，就别无家俱。思忖之间，已经到了门口，脚下一停，正身恭敬的道：“云中叟老前辈在家么？”

只听里面传出一个苍老的声音问道：“什么人，请进来。”

随着话声，从室后走出一个骨瘦如柴，颔下留着一把花白羊胡子的干瘪老人。

青衣少年赶忙走了进去，跨上一步，恭恭敬敬的作了一个长揖，说道：“老丈就是云中叟老前辈了？”

老人打量了青衣少年一眼，一手摸着胡子，点点头道：“正是老朽，小哥有什么事吗？”

青衣少年慌忙拜了下去，道：“晚辈岳小龙，奉家母之命，叩谒老前辈来的。”

云中叟口中唔了一声，道：“小哥姓岳……，啊，请坐，请坐，令堂要小哥前来，不知有何贵干？”

岳小龙探手入怀，摸出一个小小布包，双手递了过去，道：“家母令晚辈送来此物，请老前辈过目。”

那布包已是十分陈旧，外面用针线缝得密密的，不知里面究系何物？

云中叟接过布包，手指略为捻摸了一下，纳入袖中，呵呵笑道：“很好，很好，小哥就在这里请坐，老朽去去就来。”

岳小龙忙道：“老前辈只管请便。”

云中叟朝他微微一笑，转身朝里面走去。

岳小龙心中暗想：“敢情云中叟也不知道这布包中是什么东西，匆匆进去，想是要拆开看过了之后，才能和自己谈话。”

心中想着，就在下首一张木凳上坐了下来。过了一盏热茶时光，仍然不见云中叟出来。

岳小龙因母亲叮嘱过自己，见了云中叟老前辈，不可有失礼之言，只好耐着性子，恭恭敬敬的正襟坐在凳上等候。但听门外响起一阵橐橐履声，一个手持竹筇的紫脸老人，飘然走了进来。

这老人穿着一袭布袍，身材伟岸，银髯飘胸，望去使人有肃然起敬之感！他跨进屋中，一眼瞧到坐着的岳小龙，脸上微露惊奇，拂髯道：“小哥怎么又来了？”

岳小龙不知这位紫脸老人是谁？尤其他这句“怎么又来了”，说的好不奇怪！

自己还是第一次来，也从没见过他，他可能认错了人。心念转动，但因对方也是找云中叟来的，自然是前辈高人无疑，一时不敢怠慢，连忙站起身子，拱拱手道：“晚辈是叩见云中叟老前辈来的，今天才来，老丈也许认错人了。”

紫脸老人目射奇光，问道：“你昨天不是来过了，怎说今天才来？”

岳小龙暗暗哦了一声，心想：“他果然认错了人，云中叟老前辈名动八方，求见他的人，自然不少。”一面答道：“晚辈还是刚才才来，昨天来的只怕不是晚辈。”

第一章 东岳疑云

紫脸老人微嘿道：“难道老夫还会看错？唔，你找云中叟有什么事？”

岳小龙原是心高气傲之人，心中暗道：“我不过尊你年老，你自己缠夹不清，认错了人，好像还是我骗了你一般。”想到这里，不觉淡淡一笑，笑道：“晚辈方才已经拜见过云中叟老前辈了，他要晚辈在这里等候……”

紫脸老人身躯微震，双目寒光一闪，急急问道：“你说你见过云中叟了？他人在哪里？”

岳小龙道：“云中叟老前辈有事进去了。”

紫脸老人迅速朝里瞥了一眼，沉声道：“他在里面？”话声方落，人已抢着朝屋后掠去。

岳小龙但觉眼前一花，紫脸老人已经闪入屋去，心中不禁暗暗惊骇：“这老人好快的身法！”

念头还未转完，疾风飒然，那紫脸老人已经站在面前，白髯飞扬，一脸肃穆，沉声道：“小哥方才看到的是何等模样之人？”

岳小龙楞的一楞道：“云中叟老前辈不在里面么？”

紫脸老人道：“老夫问你方才看到的是何等模样之人，胆敢在泰山云步桥假冒老夫？”

“胆敢在泰山云步桥假冒老夫”，这一句话听到岳小龙耳中，心头猛地一震，这不是明明说他就是云中叟吗？一时骇然道：“老前辈就是……”

紫脸老人没待他说出，接口道：“老夫正是云中叟秦某，小哥快说假冒老夫之人，究是何等模样？”

岳小龙心头大急，答道：“那是一个又瘦又小的老人，身穿一件灰布半长不短棉袍，颊下留着一把花白羊胡子。”